



# 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8月27日  
星期六

好  
读  
书  
读  
好  
书

□ 美编：陈明丽  
□ 编辑：曲鹏

8月25日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公布，山东作家路也凭借诗集《天空下》获奖。

路也是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，是文学研究者，也是多栖写作者，著有诗集、散文随笔集、小说集等多部作品。《天空下》是她的近作精选，这本诗集被认为是路也“中年转型”之后的作品，诗作比从前更宽厚、包容、轻松。

从短诗到长诗，从散文到小说，路也在各类文体上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对于自己钟爱的诗歌，路也说自己是在“狂欢”中写作，从抒写爱情到抒写故乡，再到抒写自然、人文、历史，把诗歌的“写作版图”与自身生命体验、生命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。“我想在表达人的局限的同时，朝向无限和永恒，人到中年，生命变得辽阔，诗就辽阔，写诗不完全依赖写作技巧和才华，它跟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。”

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当日，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的路也，畅谈充满生命激情的诗歌写作，我们可以从中洞悉她飞扬的文字、开阔的诗风、深邃的诗学精神世界，和她有趣的灵魂。

记者 师文静



## 文学奖是一种认可和激励

**齐鲁晚报：**这次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有何感触呢？

**路也：**这个奖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激励。我想得很简单：自己的诗歌作品得到认可，那就继续好好干。

**齐鲁晚报：**《天空下》写生活中的细微之思，写对平遥、太湖、太行山等地的旅行思索，以及几首长诗。能否谈谈这本诗集的创作心得？

**路也：**诗集写作跟小说不同，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，这本诗集选取的是我2017年至2021年写的一些诗歌作品。诗集的作品多种多样，没有统一的题材。我个人很喜欢天空的意象，喜欢天空要远远超过喜欢大地，所以诗集取名《天空下》。旅行主题诗歌不是简单的游历诗，而是将个人的冲突、内心图景映射到所看到的景物、自然景观上去，景观其实是主观的。我的情绪是最主要的，自然景观都是为我的情绪服务，这样风景才有意义，否则一个客观的风景没有任何意义。

诗集还收录两首长诗《巧克力工厂》《徽杭古道》。写《巧克力工厂》是因为我对巧克力真的很有感情，专吃不加糖、不加奶的黑巧克力。我参观过一个巧克力工厂，发现巧克力的制作过程，跟艺术创作的过程非常相似。花费6个多小时走完徽杭古道全程后，我写了《徽杭古道》，这首诗歌中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，有历史的回响、时间的痕迹，有古代史又有近代史，它是一条自然之路、人文之路、时间之路、历史之路、文化之路，甚至是信仰之路。我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引入这条路中，而不单单是客观地写这条路。

**齐鲁晚报：**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学术著作，作为多栖写作者，是诗人又是研究者，你在写作方面是不是有天然优势？

**路也：**其实是“饭碗”和“爱好”捆绑在一起了，既幸又不幸。上课上班捣鼓文学，下了班还是文学和写作，我的写作跟我的讲课密切相连，都是一回事。

当然，是诗歌研究者也是诗歌写作者，本身并不矛盾。比如艾略特，他既是现代诗歌的鼻祖，又是西方现代评论第一人。艾略特已经给



## 凭借诗集《天空下》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诗人路也： 一意孤行的诗歌写作 与生命状态紧密相连

我们立了标杆。我相信，很多诗人都想把艾略特当成榜样，既可以搞理论研究，又能搞诗歌创作。我还有一种观点是，研究诗歌不一定是佶屈聱牙的，它可以很感性、活泼又不失学术性。

## 青春期才危机重重 中年则很开阔

**齐鲁晚报：**你年轻时就因诗歌出名，当初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？

**路也：**我小学就准备写作了。有意识的并且正规的诗歌创作，应该追溯到1988年。我的写作开始得太早，好处是从小就硬生生地把自己的文字练出来了，坏处是习作过多。

当然，我应该感谢那种青涩时期的磕磕绊绊，感谢那段磨练自己的阶段，没有那时就没有今天，但我还是不好意思，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幼稚之作。那些作品里有很珍贵的东西，但我还是觉得稚嫩。

**齐鲁晚报：**从抒写爱情，到抒写故乡，再到抒写自然、人文、历史，你多年的诗歌创作，从个人到社会，从个体情感的抒发到对宏大事物的关切，呈现了成熟诗人的题材和视野的拓展能力。你怎么看这种变化？你自身的写作，与当代诗歌写作的不断阶段演进过程有关系吗？

**路也：**小女生的诗歌会天天关注自己青春期的那些事儿，因为写作与生命状态是一致的，这也很珍贵。但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，不喜欢总是干一件事。我会遵循自己的阅读偏好、个人喜好去创作。阅读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我认为阅读本身就是生活。我偏爱阅读艾略特等诗人以及很多哲学宗教类书籍，就会写出一批表达人文关怀的长诗，像《老城赋》《城南哀歌》《心脏内科》等。

写日常生活，生命感受，与关注人文、关切宏大事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做不同的事情。写作上我要尝试各种不同的写法，写诗歌、写学术著作、写散文和小说，我的兴趣很广泛，但与诗歌最亲近。

我的写作版图跟我的生命体验、生命状态息息相关，生命不断地往前，写作是同步的。我本身的生命状态对写作的影响很大。我在青春期满脑子烦恼，是一个枝枝蔓蔓的

人，我那时的诗就是那样的。我想在表达人的局限的同时，朝向无限和永恒。人到中年，生命变得辽阔，诗就辽阔，写诗不完全依赖写作技巧和才华，它跟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。

我的诗歌写作基本上一意孤行，不会考虑最近流行什么，不会跟风，也没有考虑当代诗歌创作的变化风向等，我的写作只与自己的生命状态有关。在任何一个时代，都有日常生活，都有生老病死，也都有大自然，即使所谓的宏大社会主题，也应该写出超越时代和社会现实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暧昧部分——那才是文学需要表达的东西。

**齐鲁晚报：**《天空下》这本诗集写作题材丰富，视野开阔，思想更加豁达包容，被称为“诗人中年转型之后的作品”，你怎么看“人到中年”、创作的“转型”？

**路也：**“中年转型”可能是为了强调我的新诗作品与我青春期写作的不同。我一直在试图摆脱青春期写作，哪怕青春期的诗歌大家都称赞有加，但是我认为一个诗人不应该停留在原地，停留在安全区域，而是应该走向更开阔的地方。不仅是写作，我认为人生也不应该给自己设限，所有设限都是不对的，艺术应该勇往直前地试错。当然，无论诗歌写作怎么变来变去，都会有诗人的生命质地决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。

我的内心里总是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，这个小孩还经常跟我说话，但我的生命已到中年，中年很好。二三十岁的青春作品有灵动、我很看重的东西，也有我不喜欢的多余的枝枝蔓蔓，而中年之后，删繁就简了。青春期危机重重，中年则很开阔，哲学书读得进去，人也开窍了，人生阅历是很珍贵的东西。

## 行走与漫游兴味盎然 有时甚至热泪盈眶

**齐鲁晚报：**你的诗歌中，有很多作品带有地域元素，比如你写齐鲁大地、写江南，在新诗集中收录了《陪母亲重游西湖》《夜宿平遥》《太行山》《太湖》《泰晤士河》等。你行走、漫游、写作，写历史、文明、人文，构建独特的诗歌的世界。你作为诗人是怎么行走和漫游的？

**路也：**我特别喜欢旅行，喜欢一

个人在路上，这个时候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候。

为了寻找辛弃疾的墓地，我会跑到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稼轩乡期思村，看他生活的房屋留下来的残痕；我去英国，会去看诗人艾略特写过的村子，去看他走过的沙土路，住过的单身宿舍，结婚时的教堂，死时的房子；我还去找过诗人顾城在山东生活过的村子，找到了当年认识顾城的人，找到了很多他在山东小村里写的诗歌……我需要寻找作家的轨迹，这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旅游，不是度假，而是让漫游与这些作家的作品紧密相连。我的旅行往往都是一路兴味盎然，有很多惊喜。我去见胡适的墓地，甚至热泪盈眶。

**齐鲁晚报：**你的诗作有淋漓的抒情，极致的想象，有些诗句有惊心动魄的魅力。这些诗句是怎么来的，在平时的创作中，如何找到诗歌写作的路径？

**路也：**我的写作最佳状态就是“狂欢”“癫狂”的，我心如止水时是写不出好诗来的。我上课的时候，经常讲得手舞足蹈，然后妙语连珠，很多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，我最佳的写作也是这样的状态。

对我来说，如果我的生命处于一种狂欢状态，能掌握非常独特的、属于自己的个人语调，再将个体性跟普遍性相结合，就能写出好诗来。我甚至常常要控制、节制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热情，才能把真实的经验表达出来。我认为写作需要找到跟你的生命质地相通的个人语调、个人路径。

**齐鲁晚报：**能否谈谈你当下或未来的写作计划？

**路也：**现在马上有两本新作要出了。一本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与植物的书，叫《蔚然笔记》，写我偏爱的古代诗词人生命状态跟植物隐秘的内在联系，比如菊花为何会成为陶渊明人格的一种象征。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也即将出版，书名是《午后的空旷》，介于纪实与虚构之间，写我在济南南部山区度过的童年时期，用儿童的视角，将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来。

我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人。生命就是一条河流，水流淌到哪里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，就像写诗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你计划了，设定目标了，反而可能写不出来了。